

大柏树下的守望

□程动

古树，是一个乡村的象征，是几代人的记忆，更是道不尽的乡愁。

我的家乡在安徽黄山境内的一座小村庄，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“塘背后”，因整个村庄在一个池塘的背面而得名。今年春节，我回去过一趟，老宅前长了杂草，墙角橘子树已干枯，土墙出现几条裂痕，通往村头的石板路爬满青苔……只有村头的那棵大柏树依旧苍翠挺拔、四季常青。

守望·常青

我们村是一个只有三十来户、一百多人口的小村庄，质朴的民风使乡亲们待人待物格外热情。村里随处可见柏树的身影，而在我心里，唯独村头的那棵大柏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村头的大柏树得要三四人围抱，有四五层楼高。我曾问父亲这大柏树有多少年历史，父亲说他也不知道，听爷爷说在他小时候这棵柏树就在。至于具体有多少年岁，我们均无从考证，但它见证了乡亲们一代一代的延续。

这棵大柏树坚守在村头，任凭干旱少雨、烈日炎炎，还是淫雨成灾、风雪凛凛，枝繁叶茂的形象始终如一。春天里，它与百花争艳，沉醉于轻歌曼舞；夏日到，它给我们带来凉意，驱散酷暑；秋风起，它带风沐雨，在风中飘荡着串串“果实”；严寒中，雪漫枝头，它身披银装、傲立苍穹，显得格外坚韧不拔。

在我八岁那年，村里修建高压线，其中一处需要经过村头的大柏树，施工队想把大柏树砍掉一截，好让线路顺利穿过去。被奶奶和其他村民知道后，极力反对，最终电线绕道而行，大柏树也被保住了。

大柏树是我童年的玩伴和避风港，也是我和小伙伴们嬉戏玩耍的乐园。尤其是夏天，我总喜欢在大柏树下乘凉，等着“冰棍、雪糕”的叫卖声从远处传来。

四季常青的大柏树，陪伴和守护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。

守望·归途

打我记事起，村头大柏树下就是村民

的“舞台”，大家在这里谈天说地、欢歌舞蹈。但在大柏树下待得最久的不是我们这群小伙伴，也不是村里的那些老头老太，而是我的奶奶。

听父亲说，爷爷曾是一名“摆渡人”，年头至年尾，始终坚守在山脚的渡口，为过江的乡亲们提供摆渡服务。每周三晚上，爷爷会回一趟家。当天下午奶奶就会去村头的大柏树下等着，一等就是一下午。父亲说这样的“守望”坚持了十来个年头，直到爷爷下岗。

然而，大柏树下的守望仍在继续。家里有句俗语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；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。”在我父亲刚成年时，便踏上了学徒之路。因交通不便，父亲每次外出都要早早起来，打着手电赶路。父亲每次出门，奶奶都会大包小包给他装好行李，一路送到村头那棵大柏树下。父亲三步一回头，黑夜里却清晰可见树下奶奶的身影，静静地伫立着，直到拐了弯。当每次得知父亲要从外地回家时，奶奶会格外兴奋，早早做好饭菜，然后去大柏树下等着父亲回家。父亲说这样的“守望”持续

了七八年，直至我出生。

父母常年在县城工作，我在村里的小学读到二年级，也转学去了县城。本想接奶奶一起去县城，但她总说习惯了农村生活。这也意味着我只能一周甚至一个月才回一趟家。

奶奶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也不会用电话，我回家前都会打电话给邻居，再转达给奶奶。在后续的日子里，我每次回家快走到村头时，总能看到远处大柏树下奶奶那佝偻的身影。清晰记得一个冬日，我回家走到树下天色已黑，奶奶说她下午两点就来了，那一刻我眼眶湿润，心中很暖。

就这样，我和奶奶形成了特别的默契。后来，这样的“守望”一直持续到读初二那年，奶奶因病离开了我们。

守望·乡愁

长大后，大柏树是我无尽的乡愁。现如今，我远离家乡，在上海生活和工作，村头大柏树那高大挺立的形象，已深深烙在我对家乡眷念的记忆中。每次回去走到

村头的大柏树下时，总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，而那个亲切的身影再也不在，愿将所有的“守望”和记忆都留在村头这棵大柏树下。

前不久，家里传来消息，大意是要按照乡里规划，在村头修建一个小广场。这让我心头一紧，村头的大柏树还能保住吗？我连夜给村支书打去电话。“村头的大柏树不动！我们还要根据乡里的要求，对大柏树加强防虫防害力度。”电话那头村支书的答复让我感觉自己是虚惊一场。

奶奶曾“拯救”过一次大柏树，如今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这一代人。我们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愿这棵大柏树四季常青，因为它再也不是一棵普通的树，它承载着村里几代人的精神寄托，是对过去的追忆，对当下的守护，对未来的守望。

乡脉搏动，古树永存。因其古老，沉淀着我们的文化；因其沧桑，洗涤着我们的灵魂；因其常青，续写着我们的希望。

愿村头的大柏树四季常青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□袁秋青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”，夏天的余热虽未散尽，但早晨推窗的那阵凉风已至，秋天踏着脚尖来到了我们身边，一树一木，悄然着色。

我望着天空飘浮着的一团团白云，想到的是温柔、自由和惬意。“夏日因暑闷，秋来思念长”，每逢立秋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。

和妈妈视频时，她正捧着田里摘下来的南瓜，兴高采烈。她说：“立秋啦，要煮南瓜汤，温热的南瓜汤暖胃着呢，往后天气会渐渐变凉，你在外要多多注意，照顾好自己……”我小鸡啄米般点着头，看着妈妈在灶台边忙碌着，仿佛隔着屏幕已经嗅到了南瓜的清香，尝到了熟悉的味道。倘若在家，我一定是围着妈妈转，尝第一口汤的小孩儿。

我和妈妈说笑时，室友端着两瓣西瓜过来，“今天立秋，要吃西瓜，俗称‘啃秋’，我妈一早特意打电话过来让我出门买的呢！”我接过室友递来的西瓜，甜津津的，让人很喜欢。谁说我们在外的孩子只有空落落的出租屋和生存的压力呢？来自家人的问候，每个节气的提醒，真真切切的关心，都将成为我们抵御寒冷的外衣，足够我们燃起生命之火，照耀前行的路。

朋友给我发来山中的景色，那是他的故乡，是他童年待过的地方。满目的青山绿树，简朴的泥墙粗瓦，院里闲走的几只鸡，偶尔停落枝头的飞鸟……他指着压弯枝的苹果树，讲曾经他们全家人拯救一棵苹果树的故事；他让我看青涩的核桃，说秋天的山路上随处可见落地的核桃；他拍栗子成熟前被包裹的毛刺，和我讨论板栗是被子植物还是裸子植物……他是回到故乡的人，言语和表情里是欢乐和怡然。

有时候，我会在想，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。是山水桃源，还是城市的车水马龙？是否走出大山和农村的孩子，此后就“城市容不下灵魂，农村放不下肉身”呢？我们可以在繁华处赚钱养活自己，在宁静自然处疗愈自己吗？

我熟悉乡村灰褐色的泥土，带着稻香的秋天空气，熟悉天空的每一朵云，夜里挂在头顶的几颗星星。我熟悉广袤的田野里种的每一种生物、傍晚袅袅炊烟中人说话的声音、欢脱奔跑的狗儿和小河游回巢的野鸭……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闭上眼，故乡的一切都像白云飘浮在我的脑海中，成为我生命中的美丽风景。

那么就算是远离家乡，就算是不身处青山绿水中，就算久不闻乡音，也无妨。心中有故乡，何处不归宿？日暮乡关何处是，我想它就在我心中，伴随着思念鲜活在每一天里。我抬头望的云，低头嗅的花，左手拂过的青草，右手抚摸过的小猫咪……它们和故乡遥相呼应，让我在城市不孤独、不落寞，时感温暖，似乎自己并未走远。

无法把故乡背在身上行走的人儿，就将故乡装在心中吧！终有一天，我们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故乡人。



月圆之夜(水彩画) □徐成文

八月核桃香

□谭文治

每到八月，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树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它似乎在一夜之间，将所有的绿意都凝聚成了果实，挂满枝头。

小时候，我和伙伴们总爱在这棵树下玩耍。它不高不矮，正好适合我们攀爬。春天，它抽出嫩绿的新叶，夏末秋初，便结出一串串青涩的果实。那些果子起初并不起眼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慢慢变得饱满起来，颜色也由最初的翠绿变成深绿，直至最后的黄褐色，宣告着丰收的到来。

这时，我们就会手持竹竿，仰望着满树核桃跃跃欲试。我们轮番上阵，用尽全身力气摇晃着树枝，核桃便如雨点般落下来，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夹杂着我们的欢声笑语，成为记忆中最美好的旋律。

捡拾落地的核桃，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。有些核桃壳还未完全成熟，轻轻一捏

就碎了，流出白色的汁液，沾染在手上，黏糊糊的。而那些真正成熟的核桃，则坚硬许多，需要用石头用力敲打才能打开。每当这时，大家都会围坐成一圈，争先恐后地砸核桃，那份期待和喜悦，至今想来依旧温馨。

核桃的内核包裹着一层薄薄的褐色皮膜，剥开之后便是洁白的果仁。那味道，淡淡的香，微微的苦，细细咀嚼，仿佛能品出岁月的滋味。奶奶常用这些核桃做各种美食，比如核桃糖、核桃酥、核桃粥。我最爱的是核桃糖，那是一种甜而不腻的美味，每一块都蕴含着爱的味道。

如今，核桃树依然在那里，每年按时结果。虽然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，但每到这个季节，总会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。

腌酱瓜

□杨宝祥

我习惯早餐吃稀饭，佐菜少不了从超市购买的腐乳、酱瓜、萝卜干，老三样轮流转，百吃不厌。而买来的酱瓜，总觉得没有以前母亲腌制的好吃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前，在农村，每到春末夏初，家家户户忙着做鲜酱、腌酱瓜。记得当年，母亲用面粉加黄豆做成糕饼，隔水蒸熟晾干后，放进稻柴或麦柴把中，待其生绿发霉时，取出来，用洗衣板刷去表面的霉粉，捣碎，连同从药店买回的甘草，放进灶锅，放水，加食盐、酱油，经煮熟煮稠，再倒进开水泡过的酱缸里，安放到屋前场地上，让其露天暴晒，有的会盖块玻璃板，防蝇防尘，还要用筷子常搅动，促其发酵，数天后香醇

的鲜酱酿成，便可腌制酱瓜了。

腌酱瓜常用小黄瓜或老生瓜，把刚从自留地采摘的瓜洗净，对剖切开，去籽去瓤，晾晒半干后，再用食盐均匀涂抹瓜条两面，待折出卤水后再捞出，逐一浸入原酱中，经常翻搅，加速入味。若遇晴天，隔一天后便可食用了。如此在原酱中反复添加瓜条，新酱瓜就源源不断出缸。

那时候，一般农家都备有几个酱缸，腌好的酱瓜不仅可以作为夏令时节的下饭菜，还可将酱瓜晾干，抹上红糖，双折紧贴，腌制成甜酱瓜，装进小瓮等容器，层层压紧，封紧盖头，这种陈酱瓜可供四季食用。

盛夏季节，酷暑难耐，酱瓜茶淘饭，勿要大爽口哦！

南湖的菱角

□钱坤忠

脂肪、葡萄糖以及多种维生素。古人认为多吃菱角可以补五脏、除百病，有减肥健美作用。菱角是饱腹颐养之美食，它与莲藕、荸荠、鸡头米，并称“水中四珍”，菱角又和栗子、莲藕被称为“秋三宝”。新鲜的菱角可以当作水果食用，也可烹饪成为佳肴。

记得小时候，家乡村前小河的一侧栽种着菱角，春天绿油油一片。浮在水面上的菱叶仿佛小小的荷叶，挤挤挨挨、密密匝匝。雨后的水珠在菱叶上滚来滚去，晶莹剔透，整个河面上是一个绿色的世界。初夏，菱叶上长出小花，或白或红，开得灿烂。微风吹来，轻轻摇曳。偶尔也有蜻蜓飞来停歇，水乡美景，随处可见。若在夜间，月白风清，幽幽水中，菱花在月光下浮动，若有若无的清香，别有一番神韵。菱叶菱菱，碧绿青翠，一幅江南菱乡画使人沉醉。河道中间，常用竹片把菱盘挡拦，留出航道，让其他船只通行。立秋过后，

我有时跟着大人乘小船去小镇，驶过那缀满绿色的菱区时，顺手牵“菱”，摘下几枚快要成熟的菱，在水中稍稍一洗，就迫不及待剥皮后塞往嘴里，那种水灵灵、脆生生、甜丝丝的感觉，沁人心脾。

最开心的是观看村姑采菱的热闹场面。几位村姑用小板凳坐在洗澡用的大木桶中，用手划行，穿梭在绿色的“水巷”中，一字排开，齐头并进。她们动作不疾不徐，一只手掀起菱盘，另一只手的两个指头轻轻一掐，一枚菱角就采摘下来。她们边说边笑，边采边唱，笑语盈盈，欢歌笑语荡漾于菱菱之间。夕阳西斜，看到满桶刚刚从水中采摘的鲜嫩菱角，姑娘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
自古以来，采菱的画面都可以入诗入画，在品尝菱角时，我们自然会想起许多脍炙人口的咏菱诗。白居易在《看采菱》中写道：“菱池如镜净无波，白点花稀青角多。时唱一声新水调，漫人道是采菱歌。”

写出了菱乡优美的风景和淳朴的风情。杜甫笔下的诗句“沉竿续漫深莫测，菱叶荷花净如拭”，赞美了菱叶与荷花一样，根植污泥之中而不染半点污秽。

长江流域是我国农耕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与水稻的起源中心，也是江南“水八仙”的主要产区。嘉兴像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长三角经济带的浙北地区，是吴越文化的交汇点。这里田园美丽，河流纵横交错，湖泊星罗棋布，土肥水美，物产丰饶。如今秋意正浓，不仅是稻香蟹肥的季节，也是江南人吃藕尝菱的时令。我与几位书友结伴来到嘉兴，在饭店就餐时，点上一碟南湖菱，白净的菱肉撒上几根青葱丝，白绿相间，甜糯清香，真是一道时令佳肴。我虽第一次品尝南湖菱，但那清冽甘甜的美味，触动味蕾，妙不可言，不仅使我感到了秋天的味道，更让我记住了南湖，记住了历史烟雨，记住了家国情怀。